

热烈祝贺韩天衡先生获第七届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

●杨祖柏

人民艺术家

■一印一话

国庆前夕，85岁的著名作家王蒙老师，98岁的著名演员秦怡老师，90岁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老师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，这不仅令文艺界沸腾，就是圈外人也为之拍手叫好！

“人民艺术家”这个称号是文艺界最高的荣誉，是为表彰最具突出艺术贡献的艺术家设立的。起于1951年，第一位获得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的是文学家老舍先生，之后获得该荣誉的有画家齐白石、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等。的确，能够夺得此殊荣的艺术家可谓都是大家公认的艺术大家，凤毛麟角。

那么，什么是“人民艺术家”？著名作家王蒙老师有着更深的理解，他说：“‘人民艺术家’分为‘人民’“‘艺术’和‘家’三部分。笔者以为这是颇有道理的，谓之“‘人民艺术家’”关键之处在于“‘人民’”二字，他一定是来自人民，它的艺术价值有着人民性，代表着人民，体现着人民。当然，这个称号不是自己说的，也不是身边的人给你封的，媒体给你炒的，而是国家政府授予的。“‘人民艺术家’与党的宗旨也有着密切联系，那就是全心全意人民服务，因此，以“‘人民’”来冠名，这也是对艺术家的最大肯定。

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的大师们，看看他们与人民，与国家有着怎样的情怀。老舍一生写了计800万字的作品，大多都是取材于市民平常生活，他通过百姓平凡的场景去透视社会现状，从而延伸于对一个民族精神和国家命运的思考。他的“瞎子庙”故事让人记忆犹新，盲人为了报答他，每到傍晚总要在门口等候为老舍点灯照明，盲人说，他们能听出老舍的脚步声。齐白石是一位接地气、亲民众的艺术家，他执着将文人传统与民间传统，文人修养与农民气质的融合，他培养了很多知名艺术家，比如：娄师白、李苦禅、李可染、王雪涛等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白石老人以画笔为刀枪，画了很多讽刺、风趣的作品，比如“横行到几时”，“不倒翁”以及闭「门」贴告示等，表现了他铮铮铁骨的爱国之心。对于常香玉，引用一句当时的评价：“她是一位品德高尚、成就卓著、深受群众爱戴的人民艺术家。她的一生是爱党、爱国的一生，是献身艺术的一生，是德艺双馨、品德高尚的一生。”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。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时，率香玉剧社在西北、中南和华南等地义演，她以演出收入捐赠“香玉剧社号”战斗机一架。后来，又率团赴前线慰问演出175天，演出180场。老舍、齐白石、常香玉之所以成为“人民艺术家”，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们来自人民、植根人民、服务人民。

而今天授予的三位前辈，更是我们熟知的艺术家，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成就非凡。王蒙老师创作生涯已逾66年，作品达1800余万字，尤其是《青春万岁》深深感染和影响了几代青年人。秦怡老师在80年的演艺生涯中塑造了许多让亿万观众非常敬佩和学习的角色。郭兰英老师在60多年的从艺生涯中，演唱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，尤其是她为电影《上甘岭》演唱的歌曲《我的祖国》，更是感人至深并熔铸为音乐形象，因为笔者当兵就在“上甘岭”所在部队。

“人民艺术家”是艺界至高的荣誉，你可能是“家”？你可能是“艺术家”？但你与“人民艺术家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



作者：金良良
篆刻：人民艺术家

■文人尺牋（五十一）

电乃甚妙——林庚白致叶恭绰

电乃甚妙”，所以他近期一些新写的诗，谭先生看不到了，他则将诗集名以“不待言斋诗存”来纪念先生。

此信中的“电乃甚妙”我起初甚为不解，还怀疑是否文字有误？但后来读了林庚白的《予楼随笔》，似恍然有悟。因为他经常批评古以来的诗人“食古不化”，喜套用古人的词句，譬如古时的“剪刀吹灯”之说，他认为那是过去“燃灯有灯草，灯草可剪也，也可吹也，今之电灯，何自剪之、吹之哉？！徒喜其字面之美，因袭不改。非仅远实，直是不通”。这个观点，他还记曰“叶恭绰颇以为然”，可见，在这一问题上，他们颇有共同语言。所以林庚白写诗，喜以新事新词入诗，如他有咏舞会的诗句：“舞终电柱如虹灿，人满脂香作态狂”，就是以当下之词描述舞场霓虹灯之景。估计谭组庵的《电乃甚妙》，也应是指示此事。至于其自认为诗在杜甫之上，似乎也是这个理由。他说：“余之处境，杜甫所无，时与世皆余所独擅，杜甫不可得而见也。余之胜杜甫以此，非必才力凌轹之也。”

时代的变革，新事物新词汇自然亦会层出不穷，然是否就此而断言胜过古人？此说似也很牵强，其实新词旧词毕竟还在其次，诗之高下，应是意境为上。林庚白顶着“诗怪”的桂冠，信口开河，轻狂自大，想必他人也不会太认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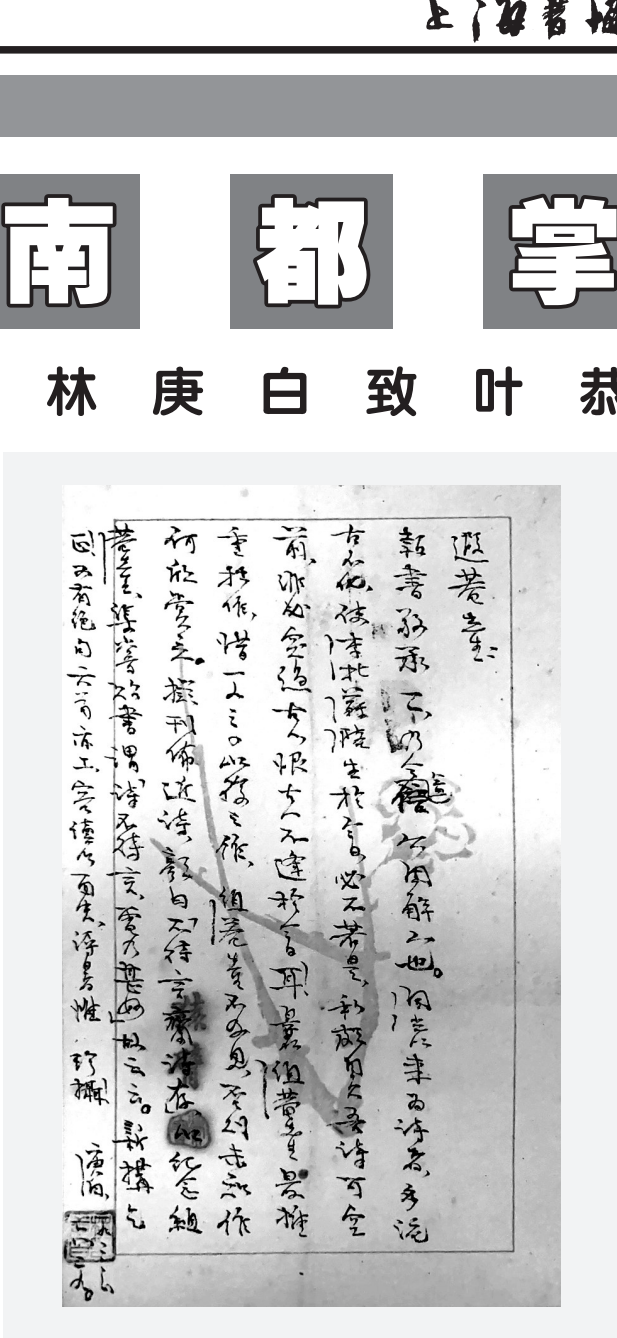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“诗怪”之外，林庚白其实还有一“怪”，即喜谈命理之学，他经常给朋友算命排八字，并出版了一部《人鉴》，把当时许多政治人物的八字罗列出来，然后评说“某也通，某也蹇，某也登寿域，某也死非命”云云，这种游戏，玩的就是“信则灵”，如好友柳亚子不信此说，所以林庚白在亚子面前也就从不谈命理之事。不过在信者之间，偶有算中之事例，则常常被夸大渲染，演绎得神乎其神。朋友林寒碧、邵飘萍与之相会，他尝告名字不祥也：“碧矣，而又寒焉。飘萍则更谬矣，萍本凉薄之物，而又飘焉，其能久乎？”果然一语成谶，不多时寒碧因车祸而死，越十年飘萍则被奉军所杀。类似的故事很多，所以林庚白嬉笑怒骂，成了“神算”大师，且“每算一命，须致白金”，收入十分可观。

在婚姻爱情上，林庚白的事情也很多，时为人所津津乐道。他十八岁时在姐姐的安排下，将小姑许配于他，然性情颇为不合。后林庚白与民国政府铁道部女职员张璧恋爱，以诗寄情，轰动一时。不料待林庚白与发妻解除婚约后正式求婚于张小姐时，却又被弃之，以致于他彷徨无归，心灰意懒了好多年。据说林庚白曾追求过好多名国名媛，如陆小曼、林徽因、电影明星王莹等，均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因此他一度曾主张废除婚姻制度，并自号“摩登和尚”，估计皆是那个阶段所为，直至他四十岁时，遇上了年仅二十一岁的才女、诗人林北丽，老少配的爱情才终于开花结果。

其实林北丽就是林寒碧之女，不过林寒碧车祸时，她尚在襁褓中。林北丽的父母都是南社社员，所以林庚白是北丽的父执，刚开始交往时，还在读大学的林北丽确实称林庚白为“白叔”。当然，“白叔”的诗才是无可挑剔的，关键是北丽也喜欢诗并且能诗，而且北丽也曾反对过婚姻，所以相同的兴趣和三观，使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他俩的订婚仪式就在上海的国际饭店，嘉宴云集，林北丽还即兴吟诗二首，表达当时的喜悦之情：“曾俱持论废婚姻，私衷终难翻此身。为有神州携手去，一觞同醉自由神。”又：“两世相交更结缡，史妻欧母略堪思。春申他日搜遗事，此亦南都掌故诗。”

须知此时的林庚白，不仅人到中年，且离异后膝下已有六个子女，林北丽接受其求爱并订婚时，并未事先征求于母亲，而是采取了“先斩后奏”之计，可见民国时期的知识女性，其思想的激进和行为的开放，比之于当今往往是毫无逊色的。

精于命相之学的林庚白曾为自己算过一卦，说是“命中有一吉一凶”。吉是指他能娶得才貌双全的妻子。果然他与诗人林北丽结缡，如愿以偿。凶是指自己短寿，活不过五十岁。对此，林庚白总想找一破解之法。时抗战事起，南京沦陷，他携妻子迁武汉再到重庆。在重庆期间，也时常遭到日军空袭，为避凶趋吉，林庚白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又偕妻挈子飞到香港。孰料抵港仅七日，太平洋战事爆发，接着九龙沦陷，可怜林庚白在一次出门购物时，遭一群日军盘问，并被射杀，时年才四十五岁——是巧合还是天命？真的谁也不好说。



句极佳，以工力论，超过李义山。

因是“诗怪”，属狂人，所以林庚白的一些“胜过杜甫”之狂妄，人们也并不会太较真。所谓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，诗之好坏，其实不在排名，读者心中自有分晓。郑逸梅在《南社从谈》一书中就曾简评林庚白的诗，如“今夜月明芳草渡，去年人在木兰舟”，又“枇杷门巷绿襟褰，杨柳亭台白顶鞞”句，皆是步李玉溪的后尘而已，无非是以绮丽风华取胜，诗格并不高矣。当然，这也是见仁见智，环肥燕瘦，各有所爱罢了。这里有一叶林庚白致叶迦庵（恭绰）的信，现藏于上海档案馆，信中所说的，也是关于庚白之诗的欣赏者的话题。

遐庵先生：
 报书敬承一一，乃今益信公固解人也。同光以来为诗者，多泥古不化，使李杜苏陆生于今日，必不若是，私颇自负吾诗可空前，非必突过古人，恨古人不逢于今日耳！曩组庵先生最推重拙作，惜一人之口，以后之作，组庵先生不及见，否则未知作何欣赏之。拟拟布近诗，颇曰“不待言斋诗存”，以纪念组庵先生。渠尝贻书谓“诗不待言，电乃甚妙”，故云云。新构乞正，又有绝句六首亦上，容决以函告，薄暑惟珍摄！

庚白，一九三三，六，二十九

就书法墨迹来论，作为“怪才”的诗人林庚白，其字实在算不上清雅，若说之善可陈似乎又太严苛了一点，但至少是不够洒脱自然的，而且还有点“怪”，笔画虽有起落之顿挫，然线条古涩，造型欠欠，有多字都因结体和草法的 not 规范，而颇费疑猜。此信是写给同样是诗词书画的大家叶迦庵先生，叶迦庵即叶恭绰，字玉甫，号迦庵，他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书香世家，于诗词书画、考古鉴赏无所不精。从年龄上看，遐庵先生要长林庚白一辈，可能对庚白的诗还算认可并鼓励，所以庚白回信称“公固解人也”，并在此信中认为其他人的诗“多泥古不化”，而自负自己的诗将“空前”。信中还提及一位诗坛前辈“组庵先生最推重拙作”，这组庵，即湖南著名诗人书法家谭延闿也。林庚白写此信时，谭延闿已去世，因为谭以前就十分推崇庚白的诗，并赞赏他“诗不待言，

●王德彦

海派书家掀谭（三十三）——丰子恺

我对丰子恺的认识是从喜欢他的漫画开始的，已经有数十年了。他的许多漫画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，甚至都影响到我的生活方式。自从看了丰子恺的漫画《开馆》，我就几乎没有再吃过鱼罐头。丰子恺具有多种身份，漫画家、翻译家、美术理论家、甚至是哲学家。丰子恺先生以漫画闻名于世，但他似乎是很看重书法，甚至自许其书法远在其漫画之上。他曾说：“书法是最高艺术……艺术的主要原则之一，是用感觉领受。感觉中最纯正的莫过于眼与耳。诉于眼的艺术中，最纯正的莫过于书法；诉于耳的艺术中，最纯正的莫过于音乐。故书法与音乐，在一切艺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。”丰子恺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大家，他的书法，是有思想的书法，其宏大气度，蕴含于毫芒之间，其烂漫气质又流露在造型结字之间。

丰子恺(1898—1975)原名丰润、丰仁，浙江桐乡石门镇人，名仁，又名婴行。自幼爱好美术，1914年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。1918年秋，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，对他的思想影响甚大。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，并任图画教师。这是他第一次离沪。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，学习绘画、音乐和外语。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，与朱自清、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。回国后从事美术、音乐教学，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、上海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美术教授。同时进行绘画、文学创作和文学、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。1924年，与友人创办立达学校。校舍位于上海东北部的江湾。秋天，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“云游四方”，来到上海。丰子恺请求老师为新居题个名字。弘一法师叫他在许多小纸片上写上自己喜欢的单个汉字，团成小纸球，摆在香花供奉的佛像前。

●·2·

●管继平

此亦南都掌故诗

——林庚白致叶恭绰

印象中的古代文人似乎神童很多，如曹植、江淹、王勃、李贺、方仲永、司马光等等，都是什么七岁能诗八岁能文的人，虽说方仲永是一个失败的例子，但绝大多数的古代“神童”都是基本成功的，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。我有时在想，是不是年代过于久远了，其中难免会演绎夸大，又不断地添油加酱，逐渐就形成了一种传说。不过转而再一想，他们留下的经典诗文倒是实实在在的，像骆宾王七岁写的《咏鹅》，已经很不简单了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即便是他二十岁出头时写的文章，但千百年来，依然闪耀着难以逾越光芒，让人不得不信服。

其实不光是古代，就是晚近民国时代的文坛，也有不少“神童”的传说，如林琴南、陈衡恪、谭延闿、马一浮等，在他们的经历简介中都有关于“早慧”的文字。譬如马一浮，像弘一法师这样的“天才”人物对他也十分佩服，称他可是“生而知之”者。曾有文记载马一浮十岁时母亲令他写一首“咏菊”诗，他张口就来：“我爱陶元亮，东篱采菊花。枝枝傲霜雪，瓣瓣生云霞。本是仙人种，移来处士家。晨餐秋更洁，不必羨胡麻。”难怪他几年后在绍兴的县试中，几乎以“碾压”的优势而远超“周氏兄弟”拔得了头筹……不过这样的“天才”通常是古时有、今时无，或者就是远处有、身边无，就好比“成绩优秀的孩子总是生在隔壁人家”一样的道理。

在此所记述的也是一位曾经的“神童”——诗坛怪才林庚白，不过如今他的声名似已不显，这或许是缘于他的不幸早逝。其实林庚白的身世、婚姻以及诗文，都带有一定的传奇性，应有不少的话题可谈，可不知为何，才百年不到的光阴，这位“神童”也好，“诗怪”也罢，他的诸多流风余韵，居然就如此寂寞了呢？

林庚白生于一八九七年，是福建闽侯县螺洲镇人，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仓山区。我们都知福建的林氏特别多，像林则徐、林琴南、林语堂、林徽因等等都是，虽然他们未必出于同一族系，但在文坛上皆各享盛名。林庚白少失怙恃，由其姐抚养成人。但其赋性颖异，据说四岁就能作文，七岁能写诗，被乡人视为“神童”。他八岁即负笈北上求学，先后就读于天津译学馆和天津北洋籍学堂，后因领导学生反日运动而被开除。十四岁的他由天津转赴北京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的前身)，与姚鹓雏、汪辟疆、胡先骕、王晓湘等同学时相诗文酬唱，还与姚鹓雏合作了《太学二子集》行世。

应该说，林庚白思想激进，向往革命，他辛亥前就加入同盟会，后又与柳亚子订交加入南社。辛亥革命后，他还任上海秘密组织“铁血钒除团”，从事暗杀一些变节的军阀党人，后因同人陈子范在一次炸药调试中不慎自爆致死而作罢。民国六年，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，任广州非常国会秘书长和孙中山大元帥府的秘书，后由于受到军阀的阻挠和破坏，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帥职，庚白也相逐引退，蛰居上海闭门读书，研究欧美文学和中国古诗，创办《长风》杂志，所撰诗文，自视甚高，目无余子，遂赢得“诗怪”之号。

通常的“怪才”或“怪杰”之谓，总会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行，而且一旦某人被贴上了这样的“标签”，就好比有了“护身符”一般，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往往会一笑了之，不当其一回事了。不过，这也很须选择性地点运用才行。鲁迅先生不是一早就撰文说过么：民国时章太炎先生好发议论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，于是人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“章疯子”。其人既是疯子，议论当然也是疯话。每有不当言论，报章上登出来时总会加个题目，道“章疯子大发其疯”。可是有一回他正好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第二天见报时，那题目就是：“章疯子居然不疯！”

林庚白的《丽白楼诗话》中有许多狂言，我觉得他最有意思的一句就是：“十年前郑孝胥今人第一，余居第二；若近数年，则尚论今古之诗，当推余第一，杜甫第二，李青不足道矣。”郑孝胥曾是闽派诗坛的领袖人物，也是大书法家，后因任伪满国的国务总理等职而遭鄙视，诸多诗友如林琴南、冒鹤亭都与之绝交。所以林庚白初将郑排第一，自己屈居其下；十年之后则膨胀过甚，不仅是当今诗坛了，而是古今诗人一并论之，自己毫不客气地坐上首席，素有“诗圣”之名的杜甫只能挨着坐老二了，至于以前的老大郑孝胥，根本不足道矣。他在《丽白楼诗话》中也批评过郑的诗，说“孝胥诗情多虚伪，一以矜才使气震惊人”。尽管如此狂妄，不过他对鲁迅的旧诗倒颇推崇，说鲁迅的那首《吊丁玲》绝

8月7日至10日，我很荣幸参加了“书圣故里·中国临沂中国书法临书大会”的评审工作。首先，我感觉这一届临书大会对展览的设计很有创意，既有临摹又有创作。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学书源流。再从中国书协成立38年来的临帖情况看，现在的临帖水平也应该是最好的阶段。如果纵向置于整个书法史上看，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。比较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书家，以现在我们对临帖的精准度看，显然明时的很多书家是及格的。

评审结果出来之后，我突然发现，其实，当代的临帖实际就是当代书坛的创作取法方向。至少可以说，当代书坛创作的方向和临帖紧密相关。具体来看，临帖主要取法在汉、魏、晋、唐、宋的经典碑帖上，元明清也有所涉，但不是主流。为什么创作取法前者而不是后者，这和我们这个时代审美紧密相关。再具体讲，汉魏主要是碑刻作品，尤以篆隶为多，其实汉魏即篆隶的源，学源头难以进入，而学派派相对容易容，比如清代的篆隶就是流派，学赵之谦篆隶和行草，学的快一点的人一两年就入国展了。这就是大多数入舍源求流的原因所在，直到有一天发现这条路又走不通了，才不得不再溯源。前些年楷书学文徵明小楷的很多，据说有些地方形成了风，但一多了，评委反复看到了像一个人写的作品总归要厌烦的，于是从小字魏碑往大字魏碑上靠，但真正能把大字魏碑写好的，全国寥寥无几。小楷一打把，能把唐楷写成十公分以上大楷的又不多，而且颜值几乎是没有希望入展，世有评：颜值易学难精，更难出帖。而褚遂良《阴符经》《雁塔圣教序》《倪宽赞》，临学的都不少，欧阳询的《九成宫》，十有九不成功，而学欧阳通通的也有不少，较之欧阳询的方正，小欧的结字偏扁，方折处如魏碑，收笔处有隶意。虞世南的《孔子庙堂碑》很高级，但小楷、中楷、大楷几人学得出来？《张黑女》《张猛龙》《始平公》《爨龙颜》《元槁墓志》《李璧墓志》这些碑都有人学，但如何把魏碑写大写实写高古又很难。小字魏碑作品多，大字作品较少。

行草是大项，临帖展也是如此，从临帖作品看，汉代草书涉及者极少。如张芝和西晋索靖草章，大家都在王羲之手札，十七帖，迫临王献之的也是不多的。孙过庭《书谱》，唐人颜真卿《争座位》、《祭侄稿》，但《裴将军诗》无人问津，欧阳询行草、柳公权行草、虞世南行草尚待挖掘。札堆来四家，当然苏黄米三家居多，米字又为三家中最多。宋人如蔡襄、蔡京、吴琚，陆游的行草尚待挖掘。元代几乎只有赵孟頫一人，康里子山虽历史上有誉美之词，学的人也不多。明清还是明代“三狂人”黄道周、倪元璐、张瑞图，学倪元璐稍多，明末清初的王铎行草也是取法比较多的，董其昌、何绍基、刘墉，八大山人的行草也有些，但数量占比偏小，成了点缀。

用纸还是以色纸为绝大多数，白宣纸有一定比例，拼贴合度的作品依然是主流。不多的几张白生宣墨色变化很好，成了点缀中最抢眼的水品了。毕竟墨色变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最后文字审读阶段淘汰的作品最可惜，一件作品要过初评最难，过复评、过终评再到文字审读，至少书法本身没有问题，最后失在几个错字漏字上了，实在是遗憾啊！所以，自我校对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中国书法临书大会评审感言

●张卫东